

乡村新貌

倒盏是条沟

□ 松树

万安山是个雕刻家，它以流水为刀，在丘陵上刻出了许多沟壑，这些沟壑里生长着一个村庄，也生长着一个传说故事。

我们村就在山北的一条沟里，沟中泉水如酒般清冽甘甜，因此得名酒流沟。村西有条沟叫倒盏沟。相传，乾隆游嵩山后去龙门，经过此地，见村舍宁静，炊烟袅袅，于是决定在沟口小饭店用餐。辣白菜、糖醋萝卜丝、拔丝红薯、清蒸南瓜、炒恰咯……村舍野蔬让皇帝吃得新鲜，乡间清酒也让他喝得开心。得知酒是酒流沟的泉水所酿，皇帝连赞好酒，命太监：倒一盏，倒一盏。太监怕皇上喝多了，就故意曲解“倒一盏”的命令，把杯口朝下倒放了起来。乾隆一笑：好个倒盏！于是，倒盏沟由此得名。

后来，人们搬出沟，在沟北平地上盖房成村，改名“道湛”，倒盏沟就成了庄稼地。

我二姑家就在道湛村。小时候，我跟着二姑到沟里种过玉米，拔过草，掐过红薯叶。那时，一条沟里高高低低都是庄稼，很少见人。沟两边还有一些张着嘴的旧窑洞，那是当年村子的遗迹。我还和小伙伴一起偷偷进沟，春天掐过槐花，秋天摘过酸枣，高高的荒草之中似乎总藏着一双看不见的危险。一个孩子恶作剧，大喊：狼来了！我们吓得撒腿就跑。

再后来，庄稼地因耕作不便没人种了，沟里成了杂草杂树及野兔、蟋蟀的乐园，只有放牧的人会赶着牛羊走进去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条荒沟竟然续写了更加精彩的传奇故事。近几年，伊水之南，万安之北，每天都发生着可喜的变化，临近玄奘大道的倒盏沟也被唤醒了。先是滑雪场、游乐

场，然后是一间间青砖灰瓦的店铺、一条条翠竹掩映的小径、一处处生态园，以及城门、古槐、水车、池塘……古老而年轻的倒盏村，处处乡情依依，乡韵悠悠，引得游客纷至沓来。

因为离得近，我常去那儿转，眼见它一天天出落得妩媚动人。有时候，想寻一份清幽，就清晨去。走一走竹林小径，看一看村口的大槐树，踩着青石与旧磨铺成的路面，看一盘石碾安静地回想着往昔的岁月，一株石榴树在墙角热烈地吐火，几架水车在水塘边吱呀呀地转。

我喜欢在墙边驻足。旧瓷罐斜嵌在墙中，罐口茂盛着一株吊兰，一丛牵牛。沾着麦秸的土墙上，料礮与瓦片共同嵌出美丽的图案。有的土墙上挂着褙子、草帽与蓑衣，有的绘着往昔生活的场景。老门板上的红春联，方格窗上的蓝花帘，开在牛槽里的指甲草、烧汤花儿，都会点亮记忆中的童年时光。

走累了，可以随便坐一坐。石凳木凳老板凳，憨厚地蹲在房前屋后、竹旁柳下。有一次，我惊喜地发现坡道旁边花木掩映之中，竟有一间城市书屋，书屋的内壁也意刷成黄泥色。随便从架上拿本书，依窗而坐，窗外是隐隐的市声，小楼上却独有一份悠远的宁静。

饿了？各种面食，各地小吃，都带着质朴的本色，村野的清香，依旧是乾隆皇帝赞赏过的格调。在这里，我常碰见熟人，比如保洁的、保安的、看车的、卖饭的，大多是附近的村民。有一次，我在一家小店吃炒红薯恰咯，饭一端上来，立刻就激活了我的味蕾，还是小时奶奶做的香焦带甜的味道！印花袄的姑娘很热情，叫着老师跟我说话，原来她是我们村

的人。她说村里好多人家种了红薯，磨成面，通过她这个小店卖出去了。她还说，准备卖一种酒，名字已经想好了，就叫“酒流沟”，要让来此的客人也体会到“倒一盏”“再倒一盏”的酣畅！我由衷地为这个富有创意的姑娘点赞。

夏季的黄昏，暑气下去了，倒盏村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光。每家小店都热气腾腾，食物的香气氤氲着，品尝的人们悠闲自得。手编的蚂蚱、蜻蜓，吹出来的糖龙、糖凤，吸引着孩子们热切的目光。开放式的茶楼上有说书的，唱戏的，吹唢呐的，听众多是上年龄的人，从乡村的历史深处飘来的曲调依旧让人着迷。

广场上的演出开始了，机器人、孙悟空及飘来的气球棒让孩子们兴奋不已。而年轻人则随着电音节的节奏起舞，镭射灯旋转着，彩色的光柱直冲天际。

我喜欢站在沟中间的城楼上，从高处俯瞰这一切，恍惚如梦。常想起乡下过年的情景，满街都是好吃的、好玩的。街道上，都是人，都是欢笑。每个人都和和气气，高高兴兴，放下负担，享受着生活赐予的轻松与快乐。

想那住在不远处的独乐园的司马光，他著书之余，可曾携友到此一游？那时的倒盏沟是什么样呢？想那乾隆皇帝，他真的从此经过了么？他会不会想到，这个藏在山沟里的小村，后世竟如此繁华热闹？

西天还有些晚霞，城楼上的大红灯笼亮起来了，倒盏村里的灯火也亮起来了。脚下，一条曾经的荒沟，如今流动着万千馨香、万千游人、万千欢笑，也盛载着万千灯火、万千生机、万千希望……



大谷秋色

刘龙 摄于寇店

诗作两首

佃庄东大郊采荠菜二首

□ 胥球

秋荠菜

秋荠新发小阳春，嫩翠成苗满远村。
根植疏林膏土润，叶生青羽性情温。
作蔬当宴逃名客，入药堪场济世魂。
凡物贵能涵美德，采来吾亦佐鸡豚。

春荠菜

南望万安山气开，远村高处即灵台。
杏林红发春颜色，荠菜青生美食材。
少女敛衣酥手掐，老夫低首剪刀裁。
心存爱意留余庆，经雨良苗还出来。

心香一缕

母爱暖暖

□ 郭喜久

周六放学，乘车一路颠簸回到家，已是暮色苍茫时候。细雨如帘，淅淅沥沥，毫无停下的趋势。

吃完晚饭正准备和爱人去看望母亲，电话铃响起。母亲的声音亲切而苍老：“欠儿，吃饭没？我听外面正下雨哩，我好着呢，别记挂着我，早点睡吧。”“雨不大，我们可以撑伞过去的！”“别来啊，我困了，要锁门睡觉了。”不容我再多说什么，母亲匆匆挂断了电话。

俗话说：“女儿是母亲的贴身小棉袄。”每每听到这话，心里满是愧疚。我是家里唯一一女孩儿，一哥一弟都成家另过，前年父亲过世，老宅只有母亲孤零零一人。而我常年在洛阳打拼，每周也仅有一天时间可以陪伴年迈的母亲。可她心疼我劳累，常常拒绝我去看望。在这落雨的夜晚，母亲该是多么渴望我的陪伴，我知道母亲常常失眠的。可她居然以“要休息”为理由阻止我前往。知道母亲性子倔，也就安慰自己：明天再去不迟呢！

细雨声中好酣眠！一觉醒来，居然已是十点多钟。望望窗外，仍是细雨如织！起床，洗漱，下楼。蓦然看到楼下餐桌上放着一捆翠绿的青菜和一把香椿。我知道母亲来了！家里有棵香椿树，嫩芽初长，母亲总会摘些送来，老人知道，香

椿炒鸡蛋是我的最爱。而这鲜嫩的青菜，也定是母亲送来的。她常说：“家里的菜比街上买的营养、卫生，想吃什么菜对妈说，咱家有空地，我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
急忙跑出去，大门下却只坐着婆婆。见我出来，老人满脸遗憾：“你妈来好一阵子了，说你爱吃香椿，就踩着泥给你送来。你看这青菜，湿漉漉的多水灵！和我唠半天。才走一会儿，我知道她想见你，就是死活不让我喊你，说闺女上班太累，睡个囫圇觉不容易。连和我说话都压低声儿呢！留她晌午在家吃饭，死活不肯，也是个倔老太太。我看她往楼上瞄好几眼呢！还是巴望着能见你呢！”眼前出现母亲在微雨中弯腰拔青菜，步履蹒跚撑伞来我家的画面，鼻子忽然酸酸的。看看表，已近十一点，拨通母亲电话，约她来家吃饭。那端母亲的声音仍是亲切而苍老：“欠儿，睡醒了？我一个人对付着吃点啥就行了，不过去了，吃完饭再歇会儿，下午又该回单位了！给人家做事辛苦，自己悠着点儿，别逞强争胜好强的！”“常年在外出打拼，如漂泊的风筝，别人只在意你飞得高不高，关心你飞得累不累的，或许只有白发母亲！”

抬头仰望，雨仍在肆无忌惮地漫天飘洒，春寒料峭时节，空气中透着寒凉，可心里却暖暖、暖暖……



至爱亲情

母亲的菜地

□ 许全义

母亲的菜地并不大，有二三分的光景，羞怯地躲在村西头。如果种粮种菜是母亲在导演电影，那么，庄稼地便是主角，不必导演花过多的心思指导，只需播下种子，然后静待收获，菜地却是新人，需要母亲耐心调教。

前些年，母亲身体好，一天能往菜地跑两三趟，播种、锄草、浇水……哪怕没事了，她也要去逛上一圈。事关家庭的菜篮子，它牵着母亲的魂呢！

一跌进正月，枯了一冬的大蒜醒了，被春雨滋润，都露出了头。年前母亲撒下的一碗盘大的一片菠菜，已长出了猫耳朵大小的嫩叶。西南角是几畦韭菜，边上几沟葱。用来换换口味的空心菜、油菜，母亲也种上几丛。

种土豆是正月里的大事。雨后放晴的春日，阳光暖暖的，空气里满是麦苗的清香，母亲一个人扛了工具，带上土豆种，走向菜地。到了地里，她却并不急于翻地播种，而是先热身，沿畦垄锄草，拿小铁铲蜻蜓点水般在菠菜丛中铲大一点儿的菜，然后，便是翻那一大大片地了。

母亲不慌不忙，动作优雅，把翻开的地用耙子蹚平，打成沟，再把表面弄平整。这个时候，往往已到正午，有饭香随风飘来。母亲并不急着回家，她知道，菜地正敞了胸膛在热切地期盼着呢！只有下了种，地才有了希望、有了灵魂，母亲才会安心。

浇水，掘下土豆种，她的指尖感受到了黄土的欢悦，她听到了土豆种在笑。直到种完，她才会直起身，捶捶酸困的腰，从脚下远远望去，黄的是土，青绿的是麦苗。麦田的尽头是青黑的万安山，山头挂着几朵白云。

中原的春天短，人们还没有看够百花的烂漫，便已是春意阑珊。母亲更繁忙了，拔去一些长成的菜，种上豆角、黄瓜、西红柿、辣椒。

等田里的麦子抽齐了穗，大豆已有半人高了。我周末回家，便有香嫩的水煮豆在桌上。院子角落里有一捆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搭豆角架的树枝。有一天，母亲说：“土豆出了，今年的土豆很好，出了两编布袋。”我说：“真是不少，今年的土豆可贵了，两块钱一斤呢！”母亲本有些得意，我们的话更怂恿了母亲的得意，母亲去菜地去得更勤了。

夏天的菜地最繁华，由平面变得立体。北头是腰间挂了穗的早玉米，南端是茂密的豆角架，还有红红绿绿的黄瓜、辣椒。母亲掰几穗玉米，在藤蔓缠绕的豆角架下盘桓，手起手落，大把温润如玉的豆角已在手。架上的豆角藤蔓仍四处悬挂，一层紫花散落在绿叶间，那豆角仿佛有不竭的生命力呢！母亲空着篮子进地，出来时，已挎着沉实的一筐子蔬菜了。

有时候，母亲会让父亲去割肉，她去菜地铲韭菜。她说孙子嘴馋了，她得给孙子包饺子。

夏日的奢华在一点点褪去，秋天在一天天逼近。收了玉米，摘了豆角，立秋过后，菜地就只能种萝卜白菜了。菜地变得开阔起来，也寂寞起来。母亲也闲了，闲得无所适从，于是，只有无奈地等待，等待窖藏经霜的白菜萝卜。

冬天终于来了，母亲很落寞，早晨也不再很早就起来了，去菜地也去得不勤了，下午也要睡上一会儿。她说：“不去菜地，真的没事干了。”我让她去玩牌，她说玩牌伤身体。那一刻，母亲显得苍老。我心里忽然有些苍凉，母亲导演的电影谢幕了，谢幕于萧条之中。

不过，明年春天，母亲还是会导演繁华的，虽然是不变的内容。

故园琐忆

小时候

□ 海洋

小时候的事，都是芝麻大的事……

小时候，很难见到汽车，村里偶然过一辆，一群小伙伴拼命追着车屁股跑，翘着鼻子做着深呼吸，品味那微微的汽油香。

小时候，夏日的午后，毒辣辣的太阳把柏油公路的沥青晒出来了，就冒着酷暑，在路面上扣沥青，拿到家里，粘碗，粘盆，粘茶缸，视“沥青”如金豆。

小时候，冬天糊窗户，偶尔拾得一块塑料布，那真是如获至宝，钉在窗户上，瞬间立马“蓬荜生辉”。

小时候在老家，三里长大街，三四千口人，四五百家农户，但记忆中几乎全村家家都去过，或去找小朋友们玩，或路过渴了去喝水，或跟着别的小朋友去玩，或受人指派去借东西，谁家家里哪里有棵树，谁家家里哪里有口井，谁家家里哪里有红薯窖，谁家家里哪里有个暗道，那可以说比自家还清楚。

小时候没有什么零食，爆米花算是最普及的小食品了。每当听到门外晴天一声雷时，就知爆米花的人来了，遂央求母亲批准去“崩炒豆”。待母亲同意后，端上一个瓢，在玉米缸里搅(wǎ)半瓢玉米，然后向母亲要五分钱，跑着去排队。看着师傅左手呼风闪箱，右手摇动崩炒豆机，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就让人闪开一条路，只见师傅在崩炒豆机前套上拖着大口袋的牛大的大网圈子，一脚踩着崩炒豆机，一只手持锤子往崩炒豆机上一敲，然后“砰”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待一团乳白色的烟雾慢慢散后，一碗玉米粒变成了一袋玉米花儿！

在排队等候的过程中，别家的炒成了，一声巨响后，迅速抢食从网罩里蹦出来洒在地上的玉米花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自家的炒成了，一声巨响后，边看着不让人抢自家的，边往自家的口袋里装玉米花！然后拿着空瓢，掂着玉米花，屁颠儿屁颠儿地边走边吃，那是一个字“美”！

小时候的棉鞋，由左右两块缝制，中间隆起一条高高的梗，采用都是厚绒布做面料，两只脚一塞进去立刻就暖和。那时候的冬天确实比今天冷，北风呼号，大雪封门是常事，屋檐上的冰柱尺把长是常见的。

自打记事起，天一冷，就蹬上小棉靴，赶上下雪天，不管父母如何叮嘱，都是哪有雪往哪踩，等回到家中，棉靴往往往外全湿，母亲就给脱下来，放煤火炉上烘干，第二天早上蹬上时又干燥如昨，晚上回来一切照旧。棉靴都是布底，若遇地面结冰，哪滑去哪，助跑几步，一个长长的滑行，构成了童年最实惠的快乐，尽管也多次摔个仰叉叉，或弄个狗吃屎。

小时候，寒冷的冬季，我们每个孩子的脸蛋和手脚都皴，严重时会发生皴裂，疼痛无比。尤其手背脚背之处，稍不注意就会裂出小口子，渗着血，针刺般疼。每到这种程度，母亲就会强迫给治，先是热水浸泡，然后把红枣放在嘴里嚼碎，吐在手背上揉搓。或者把辣籽放进锅里煮，然后用辣子肉在手背上揉搓。揉搓的过程也是与针刺般疼做斗争的过程，坚持几个晚上，就好了。

过了几天，又皴了，再如法炮制。后来，条件好了，母亲买了一盒海蚌油，薄薄地涂上一层，不但省事，且见效快，好得快。海蚌油极具人情味。首先是它的包装，就是海蚌壳，天然环保，物美价廉！

小时候的事，都是趣事，到今天，都成了故事！